



桃園

著名廢

張先生與張太太

張太太現在算是「帶來」了，——帶來云者，意思是歸張先生帶到北京來。但按之實際，乃太太的公公送太太來的。

張先生在北京某大學當教授。

張太太的本意倒情願就在鄉裏過下去，而左鄰右舍姑娘婆婆都是喜歡問：「你怎麼不跟你的張先生一路去呢？」張

太太的回答是：「交了春就去。北京不比我們這裏，很冷。」
「就去」，所以就來了。

太太的公公卻又別有心事：北京婊子多，他的少爺還很年青。

這位老太爺其實是多心，張先生是一個篤行謹守之士。

張太太生得很好看。姑娘婆婆們那麼問她，一半也就因為她好看。張先生自己，教課之餘，也時常想起他的太太，

——他死心塌地的承認他的太太是好看。屢次在上海時報畫報上看見許多明星，就想到他的太太沒有照片。伴之而生的是惘然，——這個惘然，自然不是惘然於沒有，要有，很容

易，家鄉所在的地方，雖然不是大鎮市，但算得一個鎮，照像館是有的。他惘然於他的太太不能有照片，因為太太一雙小腳。

人世間倘有傷心的事，張太太的小腳對於張先生真是傷心。

照像可以照半身，張先生自然會知道，他所看見的明星，多半是半身，因為半身，格外「美」——譯張先生之 beautiful。去年暑假回鄉，張先生坐在火車上，還自己對自己發笑：「怪不得張雨帥有時候要親自入關，有許多事真非親身出馬不可。」立刻又換了一個思想：「張雨帥也是姓

張，哈哈，——章孤桐稱章太炎爲吾家太炎——是吾家？是吾兄？記不清白，——章，張，一個音。」……………

總之張先生去年回家，決心要引他的太太去照張半身像片。

但張先生竟因此同張太太起了衝突。

張太太有一個三歲的女兒，——這句話欠通，女兒豈是張太太一人的？但這且不管。張先生那天夜裏對太太提議：

「明天我引你去照像，照一個半身像。」

說時只有自己覺得自己可憐。

張太太是一個聰明人，從小就稱爲淑女，不過識不得

字。答話只輕輕的一句：

「我也多時說照哩。」

說時很自慚，覺得對不起張先生。女兒金兒夾在懷裏。

「我說我同金兒兩人共照一張好，金兒坐在我腳下。」

太太慢慢的又說。

「不，金兒要照另外照一張，小孩子就照全身。」

中間頗經了好大的工夫，總之張太太現在是發惱：

「我不照！當我死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再也不要我的金兒裹腳！」

這句話並沒有說出，只是這麼想。大概人總是不大肯示弱的。然而張太太眼淚汪汪流。

可惜金兒不多時死了。

張太太也無時無刻不是想把脚大起來的，——我忽然聯想到芥川龍之介的「鼻子」，不過那是想縮小。但張太太知道決不能大。

張太太到了北京。

到京的第二天，吃過午飯，張太太想洗脚，——這簡直比一路上上火車搭輪船還要令她爲難！她記起張先生曾經對她說過，「北方的女人不洗，」但這不成問題，她是南方人，

而且她此刻要洗的是「脚」。張先生自從接到老太爺的信說某月某日送媳婦來，就僱定了一個媽子，這媽子正是張太太鄉間所謂的「洋船脚」。張太太自恨不如這一個媽子！洋船脚還可以想辦法修理。媽子伺候太太非常的周到，不能知道太太要洗脚。太太知道爐子上有的是熱水，比在家裏連洗臉也怕多留了一點方便得多！但張太太很爲難。一直到張先生回來，說：

「唉，你太老實，你只要喊一聲王媽就得了。」

張先生後悔這個「得了」不該說，太太還只昨天到，怎麼會懂得「得了」？太太倒懂得，張先生雖是京話，而是鄉

音。

張太太的洗腳水終於還是張先生喊來的。

張太太是電燈之下洗腳，她說不要亮，公公靠在隔壁客房裏沙發之上，開言道：

「你這個孩子，還是同在家一樣捨不得，這裏捨不得什麼呢？」

這一說，張先生同張太太在這一邊嚙若寒蟬了，兩眼對兩眼。

張太太的鞋帶子還沒有解散。

張先生的臥房分作兩間。一間睡覺，一間放臉盆洗臉，

此刻就是張太太洗腳的地方。張先生踱到睡覺那一間去了，張太太趕快解散洗，可憐，汗流夾背，——她怕她的張先生又走進來。張先生在大學教課，嘗是提起近代小說上的 *psychologic analysis*，所以很懂得——總之張先生沒有進到那間去，床面前踱來踱去，他幾乎要哭，他的太太使得他難過。

不過兩個鐘頭的光景是睡覺的時候。

張先生很想他的太太解開腳布睡，更明白的說，赤腳睡。

張太太到底是鄉下人，而且不能看小說，她不能懂得她

的張先生，不然她一定自己首先解開腳，（最好是洗腳之後不再裹，上床去睡）她感謝張先生感謝得要哭，只要她能夠做得到的事什麼也做。

張先生擁被而坐，開口：

「我說你今天把腳布解開睡。」

「那不好。」張太太在脫鞋，輕輕一句。

立刻又都是噤若寒蟬。

張太太此時倘若閻王叫她死，她決然是死，她覺得她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。她知道她的話是屬於「不」那一面，而張先生又再無言語！答應是而且解了，馬上可以鑽到被裏

去，也算是聽了張先生的話，兩人都歡歡喜喜的！

張先生也在那裏深深的感到失望的痛苦。他的失望的痛苦比看破了人生無意義還要利害。他覺得他完全是一個 pessimist。

兩點鐘以前，太太腳洗完了，他踱到自己的書房去，瞥了一瞥書桌上鏡子嵌着的羅丹的 The Bather ——這是藝術品，張先生在他的下意識裏面也承認。進去而又走出，因為他要驅掉 The Bather，只有自己走開。他不願他的太太與 The Bather 聯在一起，那就叫做不懂得藝術。果然，The Bather 驅掉了，「討厭的是裹腳布！」他想。有了裹腳布，

張先生與張太太之間有了一層間隔，雖然是局部的，總是間隔。

他覺得他是一個 pessimist，漸漸連「覺得」也沒有了，近於「死」。

太太睡下去了，張先生不自覺的 touch 一下，——張先生真要哭，他是一個勝利者！

約莫有了一刻鐘，張太太脫了鞋，坐在床沿，手撫着，眼淚滴着，都在脚布之上，——自然，那裏還有聲音？最後五分鐘，一層一層的解，正同唱戲的刺穿了肚子，腸子一節一節的拖出來一般模樣。

第三天張先生同張太太逛市場。

其實這也是張先生自己提議，張太太則曰不出去。老太爺從旁道：

「怎麼說不出去呢？出去也看一看。」

張先生立時又想：「父親，你引去看一看也好。」立時這句老話油然而生：「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面。」老太爺同太太都站在他的面前，——醜字實在不能用在太太的面孔之上。張先生在心底裏嘆氣。

張太太逛市場，等於逛北京全城，左顧右盼，——她的腳簡直是爲來逛市場用的，慢慢的看。張先生從來沒有怎樣

“waste time”——他何須乎那麼慢慢的走，慢慢的看呢？——

慢慢的走，是的，慢慢的看，不然，張先生是視而不見。

最使得張太太驚喜，同時也帶一點鄙夷的，是男男女女之中的一個女人。「梳那麼一個頭！」太太心裏笑，找不出名字來稱呼這麼一個頭。張先生完全用鄉音湊近太太的耳朵道：

「這就是旗人婆子。」

太太會意。

旗人婆子已經走到張太太的面前了，——旗人婆子也沒有裹腳！

旗人婆子的脚好比一把刀，拿起尖鋒對張太太，說她剛纔不該笑她。

張先生走進中西藥房了，太太自然也跟着進去。張先生指着玻璃架上的一個瓶子叫店夥拿。

張太太知道這是藥鋪，他們鄉裏也有賣洋藥的。她很歡喜。公公昨天對她的張先生道：

「你有點咳嗽，既不信中醫，買魚肝油吃一吃。」

張先生同在家一樣信服老太爺的話，何況是買魚肝油，補劑，所以張太太很歡喜。

張先生識得字，用不着說話，兩瓶共付七毛。店夥拿繩

子捆。

「回見。」店夥送出門。

張先生點頭。

不識字的人有時也嘗得大歡喜。藥瓶上面粘了紙單，既有定價，亦有說明，橫着三個四號字是「放脚水」。

市場的照像館又引起了張太太的隱痛，同時也就引起了張先生的隱痛。張先生笑容可掬的指着叫太太看，太太也就笑容可掬的——

「看見了。」

那麼一個大鏡框子嵌着怎不會看見呢？張太太伸起脖子